

王雲五主編。

人人文庫

祈 嚮 集

黃伯飛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黃伯飛著

祈

集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作者曾任香港國民日報、舊金山少年中國報總編輯，現執教于耶魯大學。中詩集：「風沙」，「天山」，「微明」；英文詩散見紐約時報及各文學雜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復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韶光荏苒，今距本文庫創刊時恰滿三年，出版書號已達一一一〇，冊數多至七百三十，間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深覺可惜。幾經考慮，決自本年七月，即創刊第四年之日開始，於原有單號及雙號之外，新增特號一種，凡每冊自三百五十面至五百五十面者，一律作爲特號，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維持定價一律之原則，當爲讀書界所樂聞也。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王雲五識

序

九年前爲艾山「埋沙集」作「前言」，曾經提起集中的三部曲：(一)「回憶之部」，(二)「現實之部」，和(三)「理想之部。」這次伯飛「祈嚮集」要我寫序文，我也想採用新的三部曲來介紹這集子裏豐盛而幽美的花果。這三部曲擬分別定名爲：(一)「嚮往之部」，(二)「意識之部」，和(三)「祈望之部。」

關於「嚮往」和「祈望」作者詩集的命名已經明白提出。在序文裏，「嚮往」姑且注重往事的回憶；「祈望」乃是表示祈求與希望；「意識」包括現實的觀感與理想。作者在「意識」的結句說得好：

「這意識中的漁樵，

忘情天地的大小。」

(頁十四)

(一)嚮往之部：

集中「聽鳥」頁(四六)提到中山公園的鳥。「早春晨話」(頁四九)及「夜憶港丸」(頁一二二)却爲回憶而作「天末有憶」(頁九三)「夢」(頁九四)「念亡友」(頁一一〇)，「哀哀

詞」(頁一四四)及「擬寄少年時同學」(頁一九七)，都有紀念性質。「古羅馬夕照」(頁一六八)及「滑鐵盧」(頁一九三)曼旅行歐陸懷古之作。

這部份可以「昨日」同「尋找」來代表：

「只係昨日流水，

溪旁人面無殊。

春風大地方蘇，

踽踽獨行還住。」

(頁一五〇)

「彷彿有一條

小徑，待我撥一撥

荒草細心地尋找。」

(頁五三一—五四)

(二)意識之部：

信不信由你！在「祈嚮集」中，大部份的詩乃屬於「意識之部。」先舉「破曉戶外即景」(頁一六四)為例：

「早起出外散步，

曉霧封住山谷。

晨雞還在夢裏，

心知已經日出。

溪聲漸行漸近，

小橋若有若無。

草坪突現明珠，

一道陽光貫注。」

（頁一六四）

這一部的佳作甚多。我很喜歡「山間」：

「山風，山雨，山呼

兀然不動，一棵松樹。

雲來，雲去，雲湧

一峯聳峙，萬里晴空。」

（頁五）

風、雨、雲、松都是自然。「兀然不動」「一峯聳峙」，顯得「嚴重」。「萬里晴空」，則意境「廣大」。如以「重、大、拙」三字爲評，則此首實爲佳作。

作者對於「音樂」「美術」都有很高的欣賞。例如：

「這一天，聲音

自空谷傳出

冷冷已脫盡

苦楚。水是歲月，

聲音應是什麼？

絲絃緩緩陳說。」

（頁二七）

「捲起來一張紙，

打開來一幅畫，

放在心裏是一朵蓮花。」

（頁四三）

在「半山」的結句，作者唱出：

「尋思峯後的極峯，

脚步漸覺得清鬆。」

（頁一七）

在「寄兄姊妹」的第三節，他說：

「我神往太空人的超然，

我體觸識見的障礙。」（頁一四八）

在「古今中外」裏，起句是：

「古不外燧人氏，

今不過太空人。

中不外堯舜，

外不離荷馬。」（頁一三五）

中段提到「時間加上空間才是個你。」佳句是：

「你這纔覺得：確是

有你這麼一個人活着，

一點兒都不假。」（頁一三六）

在格調方面，作者很擅長用「一字句。」例如：

「遊、遊出窗戶外的盆栽。」

燕子已從遠地飛來。

草跳踊地長。

花帶笑地開。」

(頁一)

「放、放在遠遠的雲霞上，

放、放在近近的桑梓上。」

(頁一〇)

「寫、一杯友誼如酒，

寫、一盞光明如燈，

寫、一爐至誠如火，

寫、一枕虛榮如夢。」

(頁一五)

作者對於用韻，自然而和諧。例如：

「雲要畫出根

山就要深。

水要畫出源

源就要遠。」

(頁四〇—四一)

「買個葫蘆東邊牆上掛

有話，你說吧。

昨天庭樹綠油油，

今天明月半輪秋。

柿子紅黃熟未透，

澀言澀語澀心頭。

一個葫蘆多少子？

葫蘆葫蘆幾曾死。」

（頁一七五）

上面這首「秋意」的來歷是趙州和尚語：「東壁掛葫蘆多少時也？」作者既然寫出「葫蘆葫蘆幾曾死」，自然便會從「意識」到「祈望」了。本來把全集的詩分爲三部份并不太容易。「甲辰除夕」的佳句是：

「我雙手抱着這渺茫

的未來。前路的隱憂

你將否替世人舒解？」

（頁一三〇）

「死生」的結句是：

「我只見禾苗的增秀，

無心計算日月的短長。」

（頁一三四）

又如「我要畫一幅畫」的末二行是：

「孟中的墨，只看你

怎樣拿生命去磨。」

（頁四二）

這些詩句「我仍歸在「意識之部。」詩人多少帶着歎息地唱出「夕望」：

「遠遠的島嶼，

舟子還未來歸，

網兒不得深深，

撈取一片輕喟。

黃金研碎海水，

夕陽一般憔悴。」

（頁一三七）

(三) 祈望之部：

「祈望」乃包括「祈求」與「希望」。在「坎離篇外」（頁一五一—一六一）的附註，作者提到胡品清女士所著「詩與存在主義」文中的要句：「虛無後之存在，而非存在中之虛無。」試看詩人在「坎離篇外」第四節「分際」的詩句：

「我似是有所得；

這個世界的一切，

我都可放得下。

我似是有所失；

我生存究竟為的是什麼？

這在佛家講來，

苦、集、滅、道四諦；

我已經走到第三義。

得道與不得道，

於此便應見個分際。」

（頁一五八）

這部份的詩是積極的，樂觀的，真實的，虔誠的。先舉「火星」為例：

「水手沒說他那一日歸還，

它只送了個消息：平安。」（頁一三九）

以上「水手」乃指測探火星的「太空船。」又如「除夕」：

「我把芬芳分贈給兒孫，

何必計較文章何價。」（頁一四一）

這一部份詩的數目較少，但佳句甚多。例如：

「只見一葉扁舟，

穩渡萬古狂流。」（謫仙，頁六〇）

「海風停下來傾聽

無識的鳥語。今天

生存在這萬有的虛無。」（檀香山海濱，頁七四）

「人，把果實收作太陽。

太陽，是肯定應許下的，

不絕的希望。」

（秋的原野，頁一二〇）

「祈望」亦即「祈嚮」。由「嚮往」而「意識」，由「意識」而「祈望」，三部曲便告完成。由開闢洪荒而建立現實，而探測太空，詩人的最高境界，還超過宇宙的大小。以上借了三部曲分別介紹了許多佳作，現引「神木」（頁一七〇）作為結束：

「我在你之下

沒有話，風來時

我聽得些言語。

風係何時來？

風係何時去？

風大得我的

襟袖飄；

風大得我的